

## 寫作二三事

陳惠英

### 一、寫作與閱讀

日前應某報社邀請前往一所中學，與學生談談閱讀和書刊的關係，談話內容圍繞日常書刊的閱讀方法，雖然不直接談及寫作，但話題最終涉及寫作——只有大量的閱讀，才可衍生出優秀的作品。換一個說法：只有通過寫作，閱讀才更具意義。

閱讀與寫作有著看似不相關而其實相互牽連的關係。閱讀不是打開一本書、翻開一份雜誌的舉措，閱讀是無時無刻在進行的活動。無論你是在行車途中，或是處於電影放映前百無聊賴的時刻，都可以閱讀。這樣的閱讀是對處身環境的觀察。這種無時無刻的閱讀豐富了正規閱讀的內容。如果正規的閱讀把一個故事說得頭頭是道，額外的閱讀則把故事由平面的、記述的，變成立體的、多層次的。閱讀是把同時存在的事物以特有的方式組合起來，寫作則是把該等事物呈現出來。

我們在觀賞一幅畫的時候，也可以在同一時間寫作：從顏色開始，或是從線條開始，如果可以，何妨把這樣的一幅畫編出一個故事？人物？就從身旁的這位男士開始吧，他是一位瘦高個子，短髮、大眼，身穿一件深藍色格子襯衣，一條同色系的西褲——如此類推，一個屬於一組片段的場面出現了。或者，你正在聽著一闕由偶像歌手演唱的流行曲，你沉醉於歌詞的聯想中，然後，這樣的日常感受可以演化成一種故事的情感，有如身歷其境的主人翁，你大可以自由地理出一個故事的來龍去脈。

閱讀的同時，也在寫作，二者是相互關連的。

## 二、寫作與生活

我們對於各種食物，有不同的喜好，要領略合乎個人口味的食物，得講究一點感受的能力。在生活上，要懂得一種口味，是日積月累的事情，有了對於某種口味的認識，便不輕易改變，生活上的種種變化，亦不足以令你改變。有時候，對於某種口味的記憶，會令你一再的去追尋相類的經驗，亦即不斷豐富原來的記憶。寫作有如對於相近口味的追尋，在追尋過程中，你顯然驚訝於記憶的豐富，以及其中的執著。

寫作把生活上的情節變動了，使原來的事物變得更為可親，其中有你個人的參與，把不一定相干的事情變得如在目前；把本來轉瞬即忘的事情拉近，變得可觸可感。

生活上口味的記憶愈多，追尋的過程愈見變化。同樣的，生活經驗的豐富，使寫作過程充滿樂趣。生活經驗不是互不相干的，等待巴士的時間、籌謀週末去處的片刻，也是生活中寶貴的經驗，其中有著人人可感的喜樂和失落，諸如此類。

## 三、寫作與成長

這樣說來，寫作顯然是輕易的事情，只要你有心為之，必可成就。寫作不需要苦思，不需要引經據典，不一定天馬行空，只需要——拿起筆來——寫下第一個字，然後是第二個字。

寫作不是勞動，但需要活動的頭腦和雙手。寫作自自然然的讓你知道：你是誰。寫作讓你很好的認識自己（大概所有創作都是這樣的），寫作有助你個人的成長。

在前面提及有關閱讀的講座上，有一位年輕人很認真的問我：要寫好文章，應該讀些甚麼書。他問得很好，在拿起筆寫作之前，最好先對書本產生興趣。應該讀些甚麼書，即對於寫作有

較為周到的看法，不僅為寫作而寫作，喜歡寫作，是為了呈現——呈現所思所感。

我們隨著時間的過去更新對於寫作的看法。若以為課堂上的命題作文是為了學科的需要，何妨把命題的內容視為一次對生活綜合的描述，中秋夜的月亮又圓又大，是記憶的？是認知的？是仿效而知的？林林總總對中秋月圓之夜的描寫，本來是可以相當有趣味的，是甚麼原因，有時候，我們只是視之為一次再次抄襲的印象？為何不可以實實在在的、真實的，用心把腦袋的影像親手記錄下來？這真的可以是非常非常有趣的！

寫作可以是異常有趣的事情（當然——靜靜的告訴你，這也可以非常乏味），你看著它，它看著你，你慢慢發現它長大了，它長得和你一般大。它隨著你的經歷而改變，它間中會令你驚訝時間過得真快，然而大多數時候，它隨著你的成長逐日變化。你今天所寫的，與昨天的不一樣；甚至是此刻所寫的，與下一刻所寫的不一樣。

這才是 寫作！

#### 四、寫些甚麼？

隨來的問題是：寫些甚麼？難道可以寫些不著邊際、雞毛蒜皮的事情嗎？為甚麼不可以呢？如果這是你所想的，或是你的切身感受，的確是可以的。在一粒砂上見人情，學問也不是揭竿式的宣示，在寫作這事情上，要呈現的，正是你所經歷的，或是你所相信的。千萬不要寫一些你不大清楚的事情，即使那是多麼的偉大、多麼的可觀。

寫些甚麼？

這不是一時可以答上來的問題。反正寫作是與學習不可分的。寫些甚麼？那應該只能由你提供答案的個人事務，而且，那是長遠的事情哩。

## 作者簡介

陳惠英博士，香港大學文學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現為嶺南大學助理教授，並任香港考試及評核局香港高級程度會考中六中國文學科科目委員會委員、創作坊主持。研究範圍包括：抒情小說研究、現代詩的情景研究、傳媒寫作探討及小說、散文、詩的寫作。主要著作有《香港時間》、《詩與性別——香港女詩人的視角》及《感性、自我、心象——中國現代抒情小說研究》。